

灌破愁城

当今社会，广告最能反映人生。

翻开杂志，最多的广告是甚么？卖减肥药和做瘦身运动。

香港人穷吗？没饭吃就瘦嘛，倪匡兄常说纳粹党集中营里的犹太人，没有一是胖子。

运动能减肥。去操场到公园做体操好了；搭几块钱巴士到山顶或郊外慢跑吧。为甚么要集中在玻璃窗后踏跑步机？

除了漂亮的少女，所有在健身院做运动的女人要向你借钱，拒绝可也。不值得同情，要同情宁愿同情流莺。

更多的广告卖化妆品，甚么水甚么膏，有效吗？管它的，试了再说。女人镜前一定有一大堆用不上，弃之可惜的瓶子。

唉，人生得丑，再贴一百块面膜，也是枉然。要是能够变白，米高·积逊也不必花那么多钱，所有黑人都成为白人了。

使用两个星期，改善松弛胸部；使用四个星期，胸部线条明显增大。几十岁人了，还相信这种丰胸美乳液？

走在街上一看，香港女人平胸居多。要是这么方便的话，通街都是大哺乳动物，隆胸医生也没得捞了。但还是有女人照买，绝不手软，你敢说她们穷？

宠物店的广告也不少。每一个月不必补贴家用给父母，但是猫粮狗粮照花。急诊室代双亲多付一百块呱呱叫，宠物医生处付上千元的医药费，不肉痛。

等到没肉吃要煮猫狗的时候，香港才真正穷。等到只用雪花膏的时候，香港才真正穷。

星期天集中在中环的二十多万菲律宾家政助理都回老家，香港才真正穷。

之前请别乱叫，开心点吧。伤心时喝杯酒，没机会失身也好，像诗词上说：「…
…无聊处，借一卮醇酒，灌破愁城。」